

70年封面行 70年70人 主题报道 民生版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杨涛 摄影报道

助力 | 外交

1963年,王光美跟随刘少奇出访东南亚。她着一袭白色旗袍,端庄华贵,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喝彩。这身旗袍,正是出自褚宏生之手。

风靡 | 全球

电影《花样年华》剧组,曾专门赴上海向褚宏生取经。片中主演张曼玉以23套颜色、风格各异的旗袍展现优雅迷人的东方女性之美,在全球圈粉。

推陈 | 出新

旗袍制作并非墨守成规,而是不断推陈出新、与时俱进。褚宏生曾说:“我相信旗袍一直在被改造,它永远是新鲜的,与时尚接轨的,我也希望中国女性能在旗袍上穿出时尚,穿出国际范儿。”

嫡传弟子忆 上海老裁缝褚宏生 让中国旗袍站上世界时尚之巅



人物小档

“上海滩最后的百年旗袍大师”褚宏生

褚宏生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上海旗袍制作技艺”第二代传承人,被誉为“上海滩最后的百年旗袍大师”。他从16岁开始学做旗袍,80多年间练就了精湛的手艺。
“品味是看得见、摸不着的东西,是积淀在品牌中的DNA元素,是审美观点与追求。我们做旗袍一直在被改造,它永远是新鲜的,与时尚接轨的,我也希望中国女性能在旗袍上穿出时尚,穿出国际范儿。”在褚宏生的百岁人生中,做过的旗袍多达数千件,他一生致力于对旗袍推陈出新,让旗袍与时俱进。

时代变迁

手工旗袍 从“一手落”到“高度分工”

褚宏生开的这家“瀚艺”工坊,藏在上海安化路一低矮院落内,稍不留意,就可能与它擦肩而过。

这里,没有流水线机器的嘈杂。老师傅们还是用近乎最原始的方式,一丝不苟地缝制着旗袍。

在成千上万的服装厂中,这家工坊的规模不值一提。但在高级定制旗袍工坊中,规模算大。这里有60余位师傅,这些裁缝至少都有二三十年的工龄,其中不乏有80多岁的老师傅。

在过去,一个裁缝就可以把量体、缝制、盘扣等所有工序做完。褚宏生那一辈的裁缝,对旗袍制作的把握度较高,直接在面料上开裁。

褚宏生弟子周朱光说:“以前的女士做件旗袍,一般就是两片式,款式简单,相对宽松,对日常化,对三维、腰身要求没那么高,差不多就可以了。”

如今,旗袍的功能变了,它更多是作为一件礼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。因此,现在人们对衣服的讲究程度远远超过以前,制作也越来越复杂。“很多旗袍,我们不仅开手工版,为了追求精确,我们还要开电脑版。”

对于流水线的大公司来说,开一个版,可以生产几千甚至上万件衣服。但对于瀚艺来说,一件衣服就只有一个版,一个客人一个版,“开版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上身效果。”量体裁衣,是褚宏生传下来的拿手绝活。

瀚艺在这方面的坚持,可以用奇闻来形容:“我们这里开开版型的人,是不开瘦版型的。为什么?你习惯开胖版型后,瘦版型是开不好的。所以我们有六位版师,很多大型服装厂可能仅有一两个开版师傅。”周朱光说。

开版、纽扣、图案设计、制作、刺绣,这家工坊对旗袍制作的每个程序进行分工。周朱光认为,在今天,一个讲高级定制的时代,也是一个分工的时代。

“旗袍制作有绘、绣、镶、嵌、贴、钉、滚、宕、盘等9大制作工艺,一个人没办法这么全能。”周朱光坚持认为,褚宏生是徒弟中,没有一个能超越他。因为师父是全能的,也是最后的百年旗袍大师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

周朱光说,在今天,一个讲高级定制的时代,也是一个分工的时代。

“旗袍制作有绘、绣、镶、嵌、贴、钉、滚、宕、盘等9大制作工艺,一个人没办法这么全能。”周朱光坚持认为,褚宏生是徒弟中,没有一个能超越他。因为师父是全能的,也是最后的百年旗袍大师。

周朱光说,在今天,一个讲高级定制的时代,也是一个分工的时代。

周朱光说,在今天,一个讲高级定制的时代,也是一个分工的时代。



引领旧上海旗袍时尚的电影明星张曼玉。



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裁缝店。



褚宏生为客人量身制作旗袍。



上海老裁缝褚宏生弟子周朱光团队制作的现代旗袍。



上海老裁缝褚宏生量体裁衣。(受访者供图)

——依好,上海!

说到旗袍,你会不会想起电影《花样年华》中身材曼妙的张曼玉?想到上海滩的芳华流年?

旗袍,是中国传统服饰之一。有人说,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子的韵味,她既有沧桑变幻的往昔,更拥有焕然一新的如今。曾有过辉煌,也曾销声匿迹,因为褚宏生等大师级裁缝的努力,得以在我们的视野中重现。

褚宏生一辈子做过的旗袍,多达数千件。被誉为“上海滩最后的百年旗袍大师”的他,80余年匠心造物,有着哪些传奇经历?他如何让作为中国服饰代表的旗袍,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关注?且听大师弟子周朱光娓娓道来。



上海老裁缝褚宏生(右)和弟子周朱光。(受访者供图)

匠人匠心

最懂旗袍的男人 让国际时尚界刮起“中国风”

五月中旬,上海街头,身着形式各异服装的行人,脚步匆忙。时光倒回七八十年前,这里总能看到身穿旗袍的女子,从巷子里款款走来。上海安化路271号,有一600平方米的工坊,外面看上去普普通通,走进去却别有洞天,各个年代的旗袍让人眼花缭乱。七八岁的老师傅,带着老花眼镜,一针一线地缝制着旗袍,制作出来的旗袍,将进入明星、商人、都市白领等人的衣橱。这家工坊名叫“瀚艺”,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上海旗袍制作技艺”第二代传承人、“上海滩最后的百年旗袍大师”褚宏生曾生活和工作的地方。遗憾的是,褚老已于2017年春节去世。接待记者一行的,是他的嫡传弟子——瀚艺艺术总监周朱光。

百年传承

16岁少年 开启与旗袍的缘分

每当有人来参观,周朱光总会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述褚宏生的百年旗袍人生。周朱光曾在纪录片《了不起的匠人》中这样评价他的师父:“他非常非常纯粹,他脑子里只有旗袍,他就是为了旗袍而生的。”

1918年,褚宏生出生于苏州吴江,为家中独子。16岁那年,父母将他送去位于上海爱文义路(今北京西路)“朱顺兴裁缝店”当学徒,拜头号大师朱汉章为师。这个翩翩少年与旗袍的缘分,由此开启。

周朱光说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,是全国的文化中心、时尚中心;电影业、广告业发达,经电影、月份牌、《良友》杂志等媒介传播,海派旗袍风靡全国,开启了旗袍的黄金年代。但上海的旗袍店多数规模小,一两个人就能撑起一间铺面,开在弄堂口,以“师徒店”“夫妻店”居多。褚宏生所在的裁缝店有近50人,是规模较大的作坊。在当时,身着“朱顺兴裁缝店”的旗袍,是女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

褚宏生从手工学起——盘扣、手工缝边、开襟条斜边到脱烫,学习缝制旗袍的整个过程。当同期学徒开始独立干活时,师父还是只让他反复练习手工。年少气盛的褚宏生不服气,找师父理论,朱汉章劝他踏踏实实做好手上的事情。一件海派旗袍制作,量体、制版、剪裁、制扣、四步骤环环相扣,褚宏生在每个步骤上反复钻研,领悟旗袍的分寸感,加之聪颖勤奋,很快就出师了。

推陈出新

白色旗袍 助力新中国魅力外交

褚宏生之所以有名,和曾经的当红电影女星胡蝶多少还有些关系。

有一天,胡蝶拿着一块法国进口的蕾丝布料找到了褚宏生,要求做一件比较新式的旗袍。当时,人们对白色还有所忌讳。周朱光说,师父大胆突破这一局限,将细腻的蕾丝与传统工艺融合,凭着娴熟的技艺和独特的审美,为胡蝶打造了一件轰动上海滩的蕾丝旗袍。

随着上海女性对旗袍热捧,旗袍的造型从平面变得立体,从宽大变得合体,衣身有了前后片之分,胸部和腰部出现了省道。原先的长袖逐渐变短,出现了长、中、短、无袖之分,还有喇叭袖、连肩袖、荷叶袖等。

1963年,王光美跟随刘少奇出访东南亚,她着一袭白色旗袍,端庄华贵,气质优雅,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喝彩。王光美的这身旗袍,正是出自褚宏生之手。这时的“朱顺兴裁缝店”经过公私合营,已经改组为“龙凤服饰店”。

后来,褚宏生被派到香港开店,既是经理,又是裁缝。那时,旗袍是香港女士正式场合必不可少的衣服,甚至还被当作职业装和校服来穿。

东方风韵

中国旗袍 引领国际时尚

改革开放后,大量海外同胞回国的同时,也带来了他们对旗袍的需求。人们的观念逐渐开放,解决了温饱问题后,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穿着,裹在男女同款的“确凉”下的女性,有了释放自己的爱美之心的冲动。

周朱光说,那时国内很多旗袍店已有很多年没做旗袍,技术和人才流失严重。随着订单生意越来越多,一些旗袍店重新开业。

“人们要结婚了,出席重要场合了,就会来找到我们定制一件旗袍。”周朱光说。

八旬创业

软尺搭肩 耄耋大师重出江湖

1998年,褚宏生80岁,在老家买了一栋三层别墅,准备还乡颐养天年。这时,做了三年成衣旗袍的周朱光来拜访。

“做旗袍哪有做成成衣的?每一件都应该是不一样的,只能定制。”听完褚宏生一席话,周朱光有了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想法。经过周朱光的反复劝说,褚宏生决定出山,带着两个徒弟,和周朱光一起创办了“瀚艺”。2000年,工坊正式开张。也就是那时,周朱光正式拜师。

虽是耄耋之年,褚宏生却每天都到店里,一根软尺搭在肩上,从上午10点半忙到晚上7点,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93岁。

周朱光说,瀚艺的客人以企业家、演艺明星为主。“我们开启了旗袍绣花的概念,以前的旗袍是日常装,不带绣花的,顶多用花边来装饰,但是这个时候旗袍的功能变了,变成了中国人的礼服。”

在瀚艺的橱窗里,展示着数十件旗袍款式,或绚丽或素雅,一件凤蝶旗袍,耗时半年,主要时间用于刺绣。这里,旗袍成为了一件高级定制服装,一件价格为3000元到几万不等。最简单的款式,从设计到完成也至少需要一周。

匠心不老

推动旗袍 成为中国女性的日常装

沧桑几十年,科技在进步,国家在巨变。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,与全世界工坊一样,手工旗袍面临着来自机器的冲击。

记者了解到,仅在某一个电商平台上,2018年以“旗袍”为相关搜索的关键词就达6亿。统计显示,年轻人成为旗袍的消费主力军,淘宝每卖出的10件旗袍中,就有4件被95后买走了。

褚宏生曾不止一次说过自己的愿望——等到某天,旗袍能回到中国女性的日常装当中去。这一天,正渐渐成为现实。

其实早在2015年,褚宏生曾说过:“我希望把旗袍从礼服当中分离出来,分离成日常可以穿着的、更为时尚的衣服,这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。”

周朱光说,这几十年来,中国女性的审美需求更多元化和开放了,虽然旗袍已成为大众审美,但目前为止,在服装行业,旗袍还没有被列入常规服饰的范畴。“我们的审美需要有一个迭代过程,旗袍正在形塑东方女性之美,成为中国女性看眼日常,就像穿连衣裙一样平常、漂亮。”周朱光说。

2018年11月,宝格丽发布会上,瀚艺展示的旗袍,没有特别收腰身,把衣服恢复到袍服的功能,有舒适度,有造型感。
“一个是快时尚,一个是慢时尚,手工旗袍跟法国高级定制服装一样,没法批量化生产。我们坚持为每个客人专开一个版,量身定做,开版做好坏直接影响了上身效果。”周朱光认为,手工旗袍是对审美的一种最高的追求,机器上下来的衣服只能是一件普通衣服,无法跟手工定制相提并论,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。

封面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
加入首席猎客得大奖

2019年6月20日
星期六

责编 王萌
版式 宜文
校对 张晓



扫二维码
看本文视频